

一只 祭祀用的蛋

〔尼日利亚〕钦努阿·阿契贝 著
常文祺 译



Chinua Achebe

014038650

I437.45

05

一只祭祀用的 蛋

〔尼日利亚〕钦努阿·阿契贝 著

常文祺 译



Chinua Achebe

I 437.45
05



北航

C1726135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只祭祀用的蛋 / [尼日利亚] 阿契贝著; 常文祺译.
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5

ISBN 978-7-5442-6947-6

I. ①一… II. ①阿…②常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尼日利亚—现代 IV. ①I43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186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3-151

GIRLS AT WAR

Copyright © 1972, Chinua Acheb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一只祭祀用的蛋

[尼日利亚] 钦努阿·阿契贝 著

常文祺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
特邀编辑 刘昱含 陈 蒙

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
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5.75

字数 80千

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947-6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014038820

只一蔡屏用

電的

二書與家同二書或可（2007年5月）

省通區新

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 录

自序	1
疯子	3
选民	17
婚姻是私事	31
阿奎基	43
恰克上学记	51
一只祭祀用的蛋	59
一报还一报	67
亡魂之路	97
本叔叔的抉择	105
庶民的和平生活	115
糖宝宝	127
战地姑娘	145

自序

当我意识到我最早的那些短篇小说是发表在遥远的二十年前，刊在伊巴丹大学的校刊《大学先驱》上时，我多少有些震惊。我想我原本以为那个激动人心的、被广告商和推销员引为至爱的形容词“新”，会无限期地跟着我。但是，唉，一个写作了二十年的文字工作者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称为“新”了。他所能做的一切，或许就是将自己的作品视为越陈越香的老酒，而不是必须保持常新的清洁剂。而且，也未必非得是葡萄酒。相比葡萄藤，我更了解棕榈树，它同样可以酿酒，早晨新酿的棕榈酒有稍许甜味，但随着日晷推移，

酒的口感变得越来越涩，劲道也越来越烈。

让我感到失望的另一点就是这些短篇的数量之少。无论怎样计算，二十年间仅以十二个故事示人都会被视为创作贫瘠的象征。我的一位同胞曾把自己形容为“永不餍足的写作者”。就我目前的表现而言，我无法做出同样的声明。然而，我仍希望这本小小的集子能够拥有某种价值和趣味，虽然其中收录了我学生时代的两篇习作（我不敢称其为小说）——在不破坏（希望如此）其原有率真的前提下，我对它们做了些许润色。

我的另一位同胞老友沃尔·索因卡有一次善意地指责我的长篇小说“匠气太盛”。但我相信，至少本书中有一些故事，它们与我的长篇相比植根于更加久远的年代，主题亦涉及更多方面，或许能时不时地呈现出某种从容而不加雕饰的技巧——当然，粗糙而不自知的笨拙笔法恐怕就更加在所难免了。感谢雅温得的托马斯·梅隆教授，以及达累斯萨拉姆的G.D.基拉姆教授为搜寻几篇早期小说所做的努力。

钦努阿·阿契贝，1972

疯子

他为市场和笔直的道路着迷。不是那种坐落在寻常巷陌，黄昏时常有三两婆娘凑在一起说长道短，顺便买点奥利利^①回家做汤的小集市；而是那种能够招揽八方来客的巨大集市。也不是那种尘土飞扬，始于村庄、止于溪流的羊肠小径；而是那种宽阔、黧黑、神秘，无始亦无终的通衢大道。游荡多时，他终于发现了被这样一条大道连接起来的这样两个集市。于是，他终止了游荡。一个市场叫阿弗，另一个市场叫

①尼日利亚人做汤时用的一种辛辣香料。

伊克。^①这两天之间的空当对他再合适不过了：在动身去伊克之前，他有充裕的时间在阿弗完成手头的活计，然后铺整好他的小窝棚，在那里过夜。白天，窝棚被两个胖墩墩的女商贩弄得污秽不堪，她们说，那是她们的市场摊位。起初，他奋勇抵抗，赶跑了两个女人，结果她们搬来了救兵——四个身高体壮的恶汉——把他撵出了窝棚。自那以后，他总躲着她们，一大早就离开，黄昏再回来过夜。清晨，他手脚麻利地收拾停当，踏上那条悠长、美丽、如大蟒蛇般的道路，这条路一直通往远在奥戈布的伊克市场。他右手拄着拐杖，一旦情势危急，可以立即当棍使；左手扶着一个顶在头上的篮子，篮子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。他是最近才给自己添置了这根棍棒的，主要是为了对付路上的那些小畜生，他们朝他扔石头，还拿他们自己母亲的裸体取乐——可不是他的裸体。

他原本习惯走在路中间，以便和道路进行交谈。但是有一天，一个开着妈咪卡车^②的司机和他的同伴下车来冲他大吼

①伊克和阿弗分别是尼日利亚伊博族传统历法（一星期共有四天）中的星期一和星期三，这里分别指星期一和星期三开放的集市。

②西非地区特有的一种既可以载人又可以载货的轻型卡车。

大叫，连推带搽，还扇了他耳光。他们说卡车差点儿轧死他们的母亲——可不是他。自那以后，他就躲着那些隆隆作响的卡车，因为上面载着不好惹的二流子。

走了一天一夜，他终于快赶到伊克大集。来自每条岔路的人如洪流般涌上了通往伊克的大路。他看见几个年轻女子头顶水罐朝他走来，和其他人不同，她们正在离开市场。这令他吃了一惊。接着，他看见至少两个水罐从一个靠近他的斜坡上升起来。此刻，他口干舌燥，无心思量。于是，他把篮子放在路边，折进了那条斜坡小路。但首先，他央求脚下的大路千万别生气，也别丢下他独自前行。“我会带回来孝敬你的，”他巧言哄诱，满怀爱怜地扭头望了一眼，“我知道你也渴了。”

在奥博古，恩维贝是个有头脸的人物，而且名头正越来越响。他是一个家境富裕的正人君子，刚刚向镇上的奥祖^①们放出话来，在即将到来的人会季，他打算申请加入无上荣耀

^①尼日利亚伊博族的最高社会等级头衔之一。

的奥祖会。

“这很好，”奥祖们说，“让我们见见你的真本事。”长老们以堂皇而威严的方式答复道。这是在告诉你，要三思而后行，确信自己真的有实力成功入会。加入奥祖会可不像给小孩子举办命名礼那么简单；要是到时候在祭坛上跳奥祖舞时磕磕绊绊，他的脸要往哪儿搁呢？但事实上，长老们的告诫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谁都知道，恩维贝是个极其理智的人，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做。

伊克这天，恩维贝起得很早。他要去小河那边的农田转转，干点儿轻松的活，然后，他会在中午赶到市场，要上两牛角杯的棕榈酒和其他乡绅对饮，也许，他还会买几捆茅草回家，因为妻子们住的茅屋需要修缮。至于他自己的茅屋，在两三年前，他终于下定决心把屋顶上的茅草换成了镀锌铁皮。他迟早也会把妻子们的屋顶换成镀锌铁皮的。他本来可以立刻着手修葺麦戈鲍耶的茅屋，不过，他还是决定等到能把两间屋一起修的时候再做，要不然，尤丹柯沃恐怕会把整个大院一把火烧了。尤丹柯沃是恩维贝的偏房，晚三年进门，

她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幸好麦戈鲍耶生性温和，不太介意尤丹柯沃是否对她以礼相待。她没少受尤丹柯沃的恶语奚落，有时候，她一整天都不回应一个字。即使回应了，也总是以寥寥数语低声作答。

这天早晨，为了一条小狗的事，尤丹柯沃指责麦戈鲍耶十恶不赦，故意与她作对。

“一条小狗能把你怎么着？”尤丹柯沃声嘶力竭地喊道，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她的叫声，“我倒要问问你，麦戈鲍耶，一条小狗大清早的怎么惹着你了？”

“今天早上，你的小狗很不像话，”麦戈鲍耶答道，“把它的脏舌头伸进我的汤锅里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我就给了它一巴掌。”

“你给了它一巴掌！你怎么不给你的汤锅盖上锅盖？打狗要比盖上锅盖更省事吗？难道你想让一条小狗比一个让汤锅敞着盖子的女人更懂事吗……”

“你说够了，尤丹柯沃。”

“不够，麦戈鲍耶，还不够。我想知道那条狗是不是欠你什么了。属于我的任何东西，就连我买来清理小孩儿大便的小狗都让你睡不着觉。你是个坏女人，麦戈鲍耶，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女人！”

恩维贝在自己的茅屋里静静听完了所有的对话。从尤丹柯沃说话的语气来看，他知道，她会一直说到赶集才肯罢休。他只得出面干预，以他特有的方式冲着长妻喊道：

“麦戈鲍耶！大清早的让我清静会儿好不好！”

“难道你没听见她骂的那些脏话，尤丹柯沃她……”

“我没听到尤丹柯沃说什么，我只想让我的院子清静些，要是尤丹柯沃发了疯，难道别人也要跟她一起疯吗？大清早的，我的院子里有一个疯女人还不够吗？”

“大法官开腔了呀，”尤丹柯沃阴阳怪气地说道，“谢谢您了，大法官，尤丹柯沃是疯了，尤丹柯沃总是疯疯癫癫的，可还不是你们这些头脑清楚的人给……”

“闭嘴，不知羞耻的女人，你是不是一大早就让野兽把眼睛舔了？你不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吗？这么大喊大叫的，想

让全奥戈布的人都听见是不是？给我把嘴闭上！”

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默，只有尤丹柯沃怀里的婴儿在咿呀啼哭。但没过多久，婴儿的啼声就又被大人們的吵闹声淹没了。

“别哭了，我的小祖宗，”尤丹柯沃说道，“他们想杀你的小狗，但俗话说得好啊，追鸡的坏蛋，免不了摔个大马趴……”

上午十点左右，恩维贝干完了田里的农活，接着就为赶集做准备工作。走到小河边，他决定像以往一样把身上的汗洗掉。他把脱下的衣服放在一块巨石上，蹚水走进了供人沐浴的河段。在一天里的这个时段，加上又是赶集的日子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但出于本能的谨慎，他没有面向来时的小径，而是把身子转向森林那一边。

疯子已窥视良久。每次恩维贝弯腰掬水往头上和身上浇的时候，疯子就会冲他分开的两瓣屁股笑。这时疯子想起来，这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带领三个像他一样

的大汉，把他从阿弗市场的小窝棚里撵走的家伙。他兀自点了点头。接着又想起来：这就是那个从卡车上跳下来揍他的二流子，当时，他正走在自己的大路中央。他再次冲自己点点头，然而再一次想起来：这就是那个指使自己的孩子冲他扔石头的家伙，当时，那几个孩子对他们母亲的屁股——可不是他的屁股——品头论足。想到这里，疯子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恩维贝迅速地转过身来，看见这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在笑。淙淙的水流放大了他的笑声。接着，像突然开始一样，他又突然不笑了，脸上快乐的神情消失了。

“我瞧见你光屁股的样子了。”疯子说道。

恩维贝立刻抹了一把脸，为的是把蒙在眼睛上的水擦掉。

“我说我瞧见你光屁股的样子了，你下边那玩意儿还来回晃悠哪。”

“我看你是想挨揍吧。”恩维贝用威胁的口吻说道。因为据说只要一提动拳头，就很容易把疯子吓跑。“等我上去再……你要干什么？快放下……给我放下！”

疯子捡起恩维贝的衣服围在腰间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样子，又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看我不宰了你！”恩维贝一边叫嚷，一边水花四溅地奔向岸边。他简直要气疯了。“我今天要好好治治你的疯病！”

他们跑过崎岖多石、隐没在幽暗森林里的小径。凝结的雾霭遮挡了恩维贝的视线，他一路跌跌撞撞，摔倒了爬起来再跑，边跑边高声咒骂。而那个疯子，尽管身负重物，依旧遥遥领先，因为他又高又瘦，跑起来速度飞快。而且，他也没有大喊大叫消耗气力，只是闷头跑。两个往河边走的姑娘只见一个人正沿着斜坡朝她们跑来，还有一个浑身赤裸的疯子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两个姑娘失声尖叫，扔下水罐就跑。

恩维贝跑到无遮无拦的大道上，再也看不清自己的衣服在何处，怒火在他胸中翻涌，胸膛几欲崩裂。他不管不顾地继续奔跑，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周围聚集了成群的看客。他边跑边眼泪汪汪地向众人求助：“抓住那个疯子，他偷走了我的衣服！”此时，跑在前面的盗衣人早已消失在越来越稠密的人群里了，追踪线索中断了。

恩维贝接连不断地撞击行人的后背，还把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撞倒在地，老头手牵皮绳，正在驱赶一头倔脾气的山羊。“拦住那个疯子，”他声嘶力竭地喊道，心都要碎裂了，“他偷走了我的衣服！”看到他的人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后就不那么吃惊了，因为在大集上，怪事再寻常不过了。有些人还在一边嬉笑。

“他说有人偷了他的衣服。”

“我确信这是个新疯子，他看上去还不怎么疯呢，难道他没有同伴吗，真奇怪。”

“这年头的人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，怎么不看好有病的家属呢？尤其是在赶集这天？”

这当口，远在集市边缘道路上的两个行人认出了恩维贝，他们是与他同一个村的。其中一人立刻扔下装着芋头的长背篓，另一个人抓起棕榈酒葫芦的拎环，两人拼命追赶，想把恩维贝拦在市场的神秘力量之外。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最后，他们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中央抓住了他。尤丹柯沃眼泪汪汪地扯下身上的罩衫，两个村民把衣服裹在恩维贝身上，尤